

阿诗玛原始资料集

李 纘 绪 编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阿诗玛原始资料集

李纘绪 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左玉堂

封面设计：万强麟

阿诗玛原始资料集

李纘绪 编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印张：15.5 字数：360,000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0229·111 定价：1.86元

前 言

《阿诗玛》汉文整理本出版以来，学界一直希望能看到她的原始资料，以便更好地展开对这个作品的研究，但由于过去资料尚不充分，所以一直未能编辑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阿诗玛》的资料搜集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一九八〇年，云南省民族文学研究所派罗希吾戈同志到圭山地区，搜集到一本彝文古本。同年，又从李德君同志那里得到了他和金国库、李纯邕等同志搜集、翻译的三份书面资料。近年来，又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昂自明同志那里，先后得到了五份料资，加上王广蒿同志搜集的一份，共计得到了二十份新资料。这样，这个资料本，包括原来的二十一份资料，总共收入四十一份资料。这是三十多年来各方面辛苦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料，是目前最完整的资料本。一九八四年，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规划会议，将《阿诗玛》列为中国民间文艺资料丛书之一，我们即将其纳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科研规划，决定予以公开出版。现值此资料本出版之际，我们特向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个资料本，共分三个部份。

第一部份，编入了二十份资料，是一九五三年云南省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的。圭山工作组搜集的是二十一份资料，但第二十一号，即《阿诗玛爹妈年青时谈情的经过》，与《阿诗玛》只有间接的关系，不是作品本身，所以，这次编印时，把它归入了第三部份。其余的二十份，因过去的研究文章往往注明了编号，故仍按原来编号的顺序，标明号码，以便研究时参考。

一九五三年以来，《阿诗玛》共出了以下一些版本：

一九五三年十月《西南文艺》的版本；

一九五四年七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

一九五五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

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版本；

一九六〇年四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一九八〇年七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

以上八种，实际上只有三种版本。一九五三年的版本，是朱德普同志整理的，是《阿诗玛》最早的版本。这个版本，我们只见到整理、发表的作品，未见到记录稿。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七八年的本子，是一个版本。其它的版本，实际上是一个版本。除一九五三年的版本外，其余的版本，都是根据这二十份材料整理而成的。

二

第二部份，编入了九份资料，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八〇年

间，分别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云南大学中文系、云南省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李德君同志等单位和个人搜集的。这九份资料中，三份是口头流传的，六份是从彝文古本中翻译出来的。从这九份材料看，口头流传的作品篇幅都比较短，情节或者简单，或者不完整；彝文记载的作品，篇幅都长，人物形象、情节都比较丰满、完整。

从收入第一、二部份的全部资料看，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两部份共二十九份资料，其中，口头流传的作品，最长的是资料之二，有五百八十八行，最短的只有几十行；彝文记载的作品，其篇幅则分别为四百一十一行、七百行、七百三十八行、八百五十五行、九百行、一千零五行、一千零二十七行。换句话说，口头流传的最长的作品，比彝文记载的最短的作品只多一百余行，与彝文记载的最长的作品相比，则只有一半多一点。而且，材料之二是在五十年代初搜集的，那时，老歌手们多数还健在，还能搜集到完整的作品。现在，老歌手们大多已经辞世，要搜集到长篇、完整的作品，恐怕是不容易了。

这种情况，还说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阿诗玛》最早是口头创作，并广泛流传在彝族人民的口头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就逐渐在人们的口头上消逝了。现在 we 看到的这些彝文古本，可能是作品在民间盛行的时期，由“毕摩”从口头上记录下来的。当作品由口头流传变为书面作品的过程中，“毕摩”们根据各自对作品的理解，对语言进行润饰，对情节进行剪裁，甚至加进了自己的创作成分，最后才使作品趋于完整，并定型化。这也告诉我们，搜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口头资料和书面资料是同等重要的。向“毕摩”进行搜集，更是不容忽视的。对一个作品本身的全面搜集，无论对整理工作还是对研究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

第三部份中，朱德普同志整理的《美丽的阿斯玛》，并非原始资料，但它在翻译、整理上，突破了彝族五言体的格式，完全采用散文诗体来表达，与后来的版本显然不同。公刘同志写的《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属于采风录，但其内容与《阿诗玛》密切相关，而且对阿黑与阿诗玛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看法。其余的《芭茅村的传说》、《小姑娘的苦》、《抽牌神的故事》、《诗卡都勒玛》、《阿诗玛爹妈年青时谈情的经过》等，虽与《阿诗玛》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仍有一些瓜葛。为便于研究时参考，故将以上作品、文章、资料都一并编入。

这一部份，还收入了六首《阿诗玛》的民间歌曲。这是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九年，由李凝、金砂、麦丁等同志分别记录的。这六首歌曲，不仅有曲谱，还有彝语注音和译文，亦是研究《阿诗玛》的好材料。

民间诗歌，除谣之外，都与音乐结合在一起，有许多古老的诗歌，不仅与音乐，而且与舞蹈结合在一起，所谓诗、歌、舞三位一体。可以说，在少数民族中，很少有有曲无词的音乐，或者是只舞不唱的舞蹈，更难找到不能唱的民间诗歌。因此，我们搜集、记录这类民间诗歌，应该连同音乐、舞蹈一起搜集、记录下来。但是，长期以来却形成了这样一种工作方法：文学工作者只记录其词，音乐工作者只记录其曲谱，舞蹈工作者只记录其舞汇。结果，把本来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人为地分割开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作

品，好比是一只鹿，文艺工作者好比是猎人。当猎人们猎获到这只鹿时，这个人只要它的皮，那个人只要它的肉，另一个人则只要它的角，然后，各人便去研究自己所得的那一部份。严格说来，这是畸形的、不科学的。

诚然，文学、音乐、舞蹈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各自的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它们之间不能互相取代。但是，离开艺术整体的研究，是一种孤立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不能给人以科学、全面的认识的。

四

与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相联系，还有关于多角度研究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民间文学界进行了大胆的开拓，积极运用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民间文学，取得了累累硕果，是非常可喜的。这种多角度的研究，给我们民间文学研究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景象，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比如，神话、古歌、史诗、仪式歌、风俗歌等等，往往与这个民族的宗教、风俗等密切相关。因此，借助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这个民族的某种文学现象或某个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开阔眼界，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新的认识，产生科学的成果。然而，我觉得，有关的风俗、宗教、历史等等，只不过是与民间文学有联系的现象，不是某种文学现象或作品的本身，只有与作品融为一体的音乐和舞蹈，才是作品的本身。所

以，如果是分层次的话，第一层次，要研究的还是与文学结为一体的诗、歌、舞的内在联系，从而弄清楚作品的全貌。第二层次，要研究的才是文学与民族心理、信仰、风俗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民族心理等等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弄清楚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之一的文学与宗教、民俗等等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全面地认识文学的产生、演变，以及它在整个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and 影响，这无疑是重要的。但是，第二层次的研究，无论如何代替不了第一层次的研究。然而，目前我们对第二层次的研究比较重视，却始终忽略了第一层次的研究。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值得注意的。

五

关于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问题。

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到底是亲兄妹，还是情侣关系？对这个问题，自《阿诗玛》被译为汉文后，就一直存在着争论。朱德普同志整理的《美丽的阿诗玛》，黄铁等同志的整理本和中国作协昆明分会的整理本《阿诗玛》，都是持兄妹说。但在一九五四年本整理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要将阿诗玛和阿黑处理为情侣关系。到一九五五年，公刘同志在《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这篇文章中，根据他在圭山地区当甸、耀宝山、额勺衣三个村寨的了解，进一步证明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在民间确有情侣关系的说法。这样，就正式提出了情侣说。后来，根据这一民间长诗写成的同名影片《阿诗玛》，也是持情侣说。

过去的二十份原始资料的搜集地点，是圭山地区的小团田、额勺衣、糯黑乡、哑巴山、海邑、小板团等彝族村寨。这二十份原始资料，都把阿诗玛和阿黑作为兄妹关系来表现的。唯有资料“之六”中有“黄金十五两，郎来赎妹身”这样两句诗，但从全篇看，这个“郎”字显然是“哥”字的误写。原诗中说：格只天神——彝族神话中最高之神的小因去做媒人，她去“和父亲商量，和母亲商量，和大哥商量，和哥哥商量，和嫂嫂商量”的一段描写，说明阿诗玛和阿黑是兄妹关系；阿诗玛出嫁时，大哥、哥哥的心情非常难过：“大哥来嫁妹，嫁得一条牛，一条牛使不得一辈子，伤心一辈子。哥哥来来嫁妹，嫁得一把伞，一把伞使不得一辈子，伤心一辈子。”这份资料中，阿诗玛是被迫嫁出去的，但并不是抢婚，所以阿诗玛出嫁时，两位哥哥还去送行，“大哥来送妹，送到姑爷家的村子边，伤心一辈子。哥哥来送妹，送到姑爷家的院子里，伤心一辈子。”多数资料中，都说阿诗玛只有阿黑一个哥哥，有的资料却说她有两个哥哥，而且有的说阿黑是大哥，有的又说阿黑是二哥。但不管阿诗玛有一个哥哥还是两个哥哥，都肯定阿黑同阿诗玛是兄妹关系。

一九五八年以来所搜集的九种《阿诗玛》作品中，不论是古彝文本还是口头流传本，阿诗玛和阿黑也都是兄妹关系。比如，赵国泰等同志翻译的彝文手抄本里，海热去说媒时，阿诗玛的爹爹说：“爹爹嫁女儿，嫁得一瓶酒，喝不得一辈子，伤心一辈子……哥哥嫁妹妹，嫁得一头牛，用不得一辈子，伤心一辈子。”这哥哥，指的就是阿黑。后来，阿黑得知妹妹被嫁的消息，“哥哥阿黑，一跃骑上马，阿黑哥，说出一句话：‘什么事呀什么事？我家院子里，十条狗舔猪油，一根秸稈上沾着十滴油，是什么贵客呀？’”阿黑去救阿诗玛，底布巴拉三母子

用种种办法阻挡，称阿黑为舅舅。如说“底布巴拉，他家三父子，细细又商量，说也说不过舅舅，做也做不过舅舅”。底布巴拉家，“养着三支虎，养虎咬舅舅，三支老虎，没有舅舅力气大，老虎也敌不过舅舅。”李德君等同志翻译的彝文古本，不仅说阿诗玛和阿黑是亲兄妹，而且说阿黑是个放羊人。阿诗玛被嫁时，他“在甜蜜的地方放羊”。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恶梦，“心里不自在”，连忙赶回家，去救阿诗玛。金国库同志翻译的彝文古本中，虽有“姐夫巴拉家，画眉站树梢”两句诗，把阿黑写成了阿诗玛的弟弟，但从全诗看，这是笔误。诗的前半部，明明说阿黑是阿诗玛的二哥。后半部，阿黑称阿诗玛为妹妹，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变成了弟妹关系呢？即使是弟妹关系，也仍然是亲属关系，不是情侣。除以上列举的三种外，其余的六种，都说阿诗玛和阿黑是兄妹，并无例外。

我们虽然不能说《阿诗玛》的原始资料已经全部搜集完了，但是应该说编入这个集子的四十一份原始资料，是目前最完备的材料，是研究这个作品的最可靠的依据。公刘同志提供的情侣说的材料亦可作为研究的参考，但它毕竟不是作品本身，不能作为整理和研究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过去的几种整理本在处理阿诗玛和阿黑的关系方面是相当慎重的，是严格忠于原作的。

为保持作品的本来面目，编辑时，我们只对其中的某些注解作了订正，增加了若干注解，纠正了原稿中的错别字和标点，属地名、人名的同音异译，亦只在同一记录稿中予以统一，原作品中的个别材料，在今天看来是不适当的，但过去在彝族的信仰和风俗中却是正常的，且又有研究价值，故亦未予删除。

此外，关于《阿诗玛》的翻译、整理、版本的比较、作品

产生的时代、作品与群众的关系、与“毕摩”的关系，以及与彝族巫教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有待于探讨。我们希望这个原始资料集问世后，学界能展开对于《阿诗玛》的全面研究。

李 绩 绪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前言.....	(1)
---------	-----

第 一 部 份

阿诗玛 (一) (彝文原诗译本)	(1)
阿诗玛 (二)	(27)
阿诗玛 (三)	(49)
阿诗玛 (四)	(56)
阿诗玛 (五)	(60)
阿诗玛 (六)	(63)
阿诗玛 (七)	(80)
阿诗玛 (八)	(84)
阿诗玛 (九)	(88)
阿诗玛 (十)	(92)
阿诗玛 (十一)	(106)
阿诗玛 (十二)	(109)
阿诗玛 (十三)	(118)
阿诗玛 (十四)	(129)
阿诗玛 (十五)	(130)
阿诗玛 (十六)	(140)
阿诗玛 (十七)	(150)
阿诗玛 (十八)	(160)
阿诗玛 (十九)	(168)
阿诗玛 (二十)	(169)

第 二 部 份

阿诗玛（彝文手抄本翻译稿）	(175)
阿诗玛（彝文手抄本翻译稿）	(206)
阿诗玛（彝文手抄本翻译稿）	(222)
阿诗玛（老毕摩金国库彝文藏本译稿）	(257)
冷耐阿诗玛	(296)
阿诗玛（彝文原诗译本）	(307)
阿诗玛（彝文原诗译本）	(340)
阿诗玛	(378)
阿诗玛（彝文翻译本）	(390)

第 三 部 份

芭茅村的传说（阿诗玛）	(429)
小姑娘的苦	(431)
阿诗玛爹妈年青时谈情的经过	(434)
诗卡都勒玛（彝文原诗译本）	(438)
抽牌神的故事（应山歌）	(443)
阿诗玛（音乐记录稿之一）	(446)
阿诗玛（音乐记录稿之二）	(447)
阿诗玛（音乐记录稿之三）	(448)
阿诗玛（音乐记录稿之四）	(448)
阿诗玛（音乐记录稿之五）	(449)
阿诗玛（音乐记录稿之六）	(452)
美丽的阿斯玛	(454)
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	(472)

阿诗玛（一）

（彝文原诗译本）

破竹响箴多，^①
破竹破四块，
扭竹扭八扭。
响箴的声音，
山区的好响箴，
坝区找不到响箴，
响箴当宝贝。
不是爹妈教，
子孙没有听见过，
现在子孙的故事，
要想诉伤心苦，
给父母听见又不好意思。
母鸡要下蛋，
要如何理窝呢？
象小牛找娘的脚迹。
三岁的小水牛，
四隻脚落地，
后脚踏前脚，

① 响箴：又叫口弦。用竹子做成，两寸长，一指宽，当中有一小齿，两头系有线，弹一端的线震动小齿发出声音，撒尼姑娘用以传情。

踏着妈的足迹走。

俗话说：

“苦荞没有棱，
甜荞三棱子。”^①

兄弟民族山垒山，

我们爷三个，

我们弟兄啊，

我们郎舅啊！

河边三棵树，

我们来商量。

青年人不吃酒，

讲起话来如同酒醉人讲话一样。

树老不好栽，

要栽籐篾；

青年不会唱，

瞧瞧世间上。

青年来开口，

是不是也不知道？

会说的人家听着说好听，

道理说得好的人家称为能手。

雁鹅不长尾，

伸脚当尾巴。

尼米阿着底，^②

阿着底的上边，

① 甜荞每颗都有三面三棱。

② 地名，阿诗玛家住的地方。传说在大理。

那个地方没有人，
只有一家人——
给路日明家。^①
花开蜜蜂采，
嗡嗡的叫嚷，
日日来采花，
不见蜂子长。
给路日明家，
有四棵树如同桂花样，
生下姑娘如桂花。
阿着底的下边，
热布把拉家，^②
家就住在那里，
花开蜂不来，
花开蜂不采。
热布把拉家，
家里最有钱，
生下小儿子。

给路日明家，
生女到世上，
因看妈的脸，
妈喜欢了一场。
生因有三天，
要给因取名字，

① 人名，即阿诗玛的父亲。

② 人名，即阿诗玛的公公。